

書名 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五十七

內容分類 經·禮·禮記·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23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3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五十七

## 禮記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註

陸德明釋文

唐孔穎達疏

### 禮記

德明音義曰此記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之遺闕故名禮記



理入倫本於太一是天地未

分地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判于時質畧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

久矣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天地並但于時質畧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

大也亦有但天地位自然而有但天地位初分之後卽應有君臣

代縣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機矩注云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遂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禮記註疏卷五十七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一

服問第三十六

○陸曰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疏正案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

皇君也

諸侯

妻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

○傳此引大傳文也從如字范才用反爲其于爲反注及下皆同齊衰上音咨下七雷反後放此厭於涉

反下同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

妻齊衰而夫從總

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初差反下同。又

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謂爲公子之外

有從無服而

祖父母從母總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

父母

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

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雖外親亦無三

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

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

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

爲父旣練首經除矣爲父旣練衰七升母旣葬衰八

升凡齊衰旣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麌衰

○期音基下及注皆同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謂大功之麻變三年

年之練葛期旣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絰

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

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旣練始遭齊

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小功無變也

謂無所變於大

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累劣彼反

麻之有本

者變三年之葛

謂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

麻斷本

上時掌反。操音早。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  
斷丁管反。下文同。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

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註

雖無

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  
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免音問下及注不  
免者皆同去起呂反

下同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  
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  
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註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

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  
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屢

不易也。

○爲說上姑字下坐外反。一逃反。謂上姑字下坐外反。一逃反。

殤長中變三年之

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

哭之稅下殤則否

註

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

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

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  
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縗耳下

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

人爲之中從下服總麻。○長丁丈反。筭徐音蒜悉亂  
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注同。

爲于僞反。注除爲殤在  
總皆同縗音辱繁飾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

之爲君也註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

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

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

○君爲于僞反後音皆同  
注諸侯爲天子下注亦爲

爲國君同

世子不爲天子服

註

遠嫌也不服與畿外

之民同也

遠于萬  
反畿音祈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

註

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

○下及注同  
丁歷反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註

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太子君服

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

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註

妾先君所不服也

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

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

○駿七南  
反乘音剥

爲于僞反下爲

其母同伸音申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

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

他事不至喪所

○錫思  
歷反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也註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經重也稅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也註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經重也稅

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

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

免經音勉去也下無免經并注皆

同徐並音問恐非朝直遙反稅吐活反又始貌反

傳曰罪多而刑五

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王列等比也。

罪本或作臯正字

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也上時掌疏傳曰至  
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必利反列也。  
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云  
此言傳曰者卽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入  
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  
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  
五今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  
之妻爲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卽公  
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  
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

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  
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旣惑若唯云姑  
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  
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  
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  
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論從公子而  
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者雖爲公子  
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  
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知非公子  
從母總麻。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  
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  
一等夫爲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  
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之  
服稱外兄弟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者此明故之  
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者謂三年之

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  
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  
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纏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  
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  
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  
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  
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正帶其至纏衰。正  
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  
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  
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經期  
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  
於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文  
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  
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爲父既練衰七升者以  
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  
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是當  
云七升故間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  
既葬受時爲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

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  
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有  
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纏衰者功卽  
纏也言齊衰旣有八升九升服也其纏者謂七升父  
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  
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  
反服其服若言功衰揔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  
也母喪旣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旣葬齊衰同以母服  
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  
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  
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至期旣葬乃帶其故葛帶經  
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爲三年練祭  
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旣額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  
亦三年旣額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  
期年未額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後練也熊氏云爲  
母旣葬衰八升言父在爲母也今鄭注云爲父旣練  
衰七升爲母旣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旣練  
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父在爲母其義非也。○有

喪也。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既葬，則此大功之喪者爲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故云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間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十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

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行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間傳之文於義不合案間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經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經期之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爲期經期帶謂其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爲正也。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爲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大功以上爲前服，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三年之有木者變。

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次下其經裸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與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遇小功之喪雖不繢服得爲之加經也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免去其經也○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麻也○既經則去之者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正義謂雖無至服也○正義曰有事則免經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爲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入必加絰也云絰有倫類也云免無不絰者解經於免經之於是免之時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經必經也云絰謂不免但云絰者謂旣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有免沙服

合稅

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稅亦至易也。

正義曰云稅亦變易者以一

經之內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

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

本爲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

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

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

易三年練冠之葛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

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

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

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

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筭

著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比殤之月筭數如小功

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而反三年之葛者此著麻月

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

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

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

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

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

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潔

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

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

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

不得變也。謂大至服總。正義曰知大功之觀

爲殤在總小功者以前文云總小功不得變上服則

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

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

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

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

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

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間傳篇云三年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

也云爲殤未成人文不縗耳者縗謂數也謂禮文繁

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

其文不縗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  
婦人俱爲之總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  
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潔  
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  
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  
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  
不得變也。謂大至服總。正義曰知大功之觀  
爲殤在總小功者以前文云總小功不得變上服則  
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  
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  
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  
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

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  
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間傳篇云三年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  
也云爲殤未成人文不縗耳者縗謂數也謂禮文繁

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

人唯在質略無文節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云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緇者喪服傳文○君爲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爲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爲君諸侯夫人爲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欲至南面○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爲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爲天子服斬故夫人亦從服期是爲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外宗

文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君所主夫人妻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大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適婦爲主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大子之服是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者若君母是適夫人則群臣爲服期今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總則群臣爲之無服也○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者近臣謂閭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駿東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從服○唯君所衣服也者君服總則此等之人亦服

總故云唯君所服服也。

臣妾先至不可。正義曰

妾先君所不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

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

總者案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母無服

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今以爲君

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

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

者鄭旣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

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

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

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

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

旣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母於適

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

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

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平爵於

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

故云緇不可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

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

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

服皮弁。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

及殯并將葬所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

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夫

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

大夫與殯亦弁絰是也。大夫於士雖當事亦皮弁

也。爲其妻絰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夫之

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者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賓斂之事亦并經也。凡見人無免經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脫於經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喪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喪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經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胡君無免經之意引舊訛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已怒物不可奪入喪禮使之免經故許者經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注有免至經也。正義曰謂不杖齊衰者案下曲禮篇云苞覆不入公門原覆杖齊衰之履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首鄭以經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經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其經也。罪多至列也者

間傳第三十七

○陸曰鄭云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

正義曰案

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

舊喪服

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舊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惡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有大憂者面必深黑

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枲或爲似苴七余反見賢

通編反齊音答下同

枲思里反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儻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

樂音洛

發於聲音者也

王

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依聲餘從

容也。

依於起反說文作慄云  
痛聲折之設反從七容

反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

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

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王

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唯于  
矣反徐

以水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一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

反

功總麻再不食上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旅葬之喪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鹽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

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

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

王

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與

音預斂力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劉音實二十兩也  
莫音暮疏食音嗣下疏食同鹽本亦作醯乎兮反下

同醴音禮期音基下及注皆同  
中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

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壘室半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半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壘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

而牀

註

笄今之蒲草也。

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寢七審反苦始占反枕之鵠反魄

苦對反又苦怪反說此活反笄戶嫁反翦子賤反牀徐仕良反柱知矩反一音張姓反楣音眉復音伏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註

此齊

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

之差也

○去起呂反下初佳反後放此力主反差同縷

斬衰三升既虞卒

哭受以成布

六升去麻服

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

七升冠八升去麻服

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繻

練要經不除男子除丁首婦入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

服者先重者易服有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

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註葛帶三重謂男子也

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

於小功之絰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

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

分絰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

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紩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緩○爲母于僞反下注爲後同重直龍反注三重同練七戀反緣徐音掾悅絹反要一遙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纖息廉反注同去起呂反下同糾居黝反下同股音古辟音避朝直遙反紩婢支反又音緝緝音謂紛芳云反悅始銳反緩徐息廉反又侵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註因上說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註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

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註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重直龍反注及下不言重言重者同

斬衰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惡貌也者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

大容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綢布帶屨亦輕其絰色用枲同者自別表義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緼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爲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已事也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一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緼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吉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緼麻再

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體酒又云食肉者充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注先飲至厚味○正義曰以體酒味薄者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父母之喪居倚廬者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芥翦不納者芥爲蕎草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卽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室廬土居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室也亦有齊衰之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喪不居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者此明五服精麤之

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緇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緇故云緇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纏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旣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左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列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旣虞卒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緣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縷紩衣者爲中衣以縷爲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縷麻衣者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縷冠以素紩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縷麻衣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七月而禫。禫而織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縷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之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已亥年正月

既虞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服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旣虞卒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緣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縷紩衣者爲中衣以縷爲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縷麻衣者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縷冠以素紩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縷麻衣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七月而禫。禫而織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縷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之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已亥年正月

重謂男子也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喪服溥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三重爲飾也云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上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中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爲卽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二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爲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以非也者斬衰旣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旣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卽與小功首經同所云

南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旣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爲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者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以非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爲後喪所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辟男子而重要恐要帶與首經麤細相似同故云其爲帶猶須五分首經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辟男子而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縗麻衣也云此素縗者玉藻所云縗冠素紩旣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縗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旣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

三年間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經白緯曰：纖者載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纖冠者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脫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言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爲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爲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旣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旣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特而遭喪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母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重者持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所至可貳。正義曰此言包持者謂於此斬衰旣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旣是重服舉此言包持則知齊衰大功亦包持也。甲謂男子卑娶婦人卑首故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旣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旣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关婦人雅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旣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注此言至之重葛。正義曰謂大功旣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

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纏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纏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纏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纏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

###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而葛兼服之

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

兩言者包特著其我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而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

期以不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者亦特其重

麻者亦包其輕

一  
有張疏

齊衰至服之○正義曰此

之喪以後服易前而服之義也○葛兼服之者卽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前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皆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此言至其輕○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

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次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則兼服之**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爲于鴻反長丁丈反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

**一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一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

**矣**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明五服葛之晦麻纏細相同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晦與前服之葛纏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總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服重至受矣○正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漏入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

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入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  
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  
滿還反服前喪輕  
服故文注稍異也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九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八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三年問第三十八

○陸曰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疏正義

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

自此於別錄屬喪服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稱情而立

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

猶不易也○稱尺證反注及下皆同

別彼列反易音亦注同

創鉅者其日久